

家人們

互聯網時代，惡搞文化屢見不鮮。有些惡搞也並無什麼惡意，更多的是一種調侃。就以「神曲」系列為例，內地各大城市的灑水車，不知何故，都喜歡播放《蘭花草》作為BGM，一邊向馬路灑水，一邊魔性十足地重複着「我從山中來，帶着蘭花草……」遂被網民膜拜為「灑水神曲」。

歌曲《愛的奉獻》：「只要人人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常常被乞討者拿來「伴唱」行乞，於是被稱為「丐幫幫歌」。這其實倒是蠻應景的。而一九九〇年代呂方、溫兆倫等人合唱的《相親相愛》，「因為我們是一家人，相親相愛的一家人，有福就該同享，有難必然同當……」無辜躺槍，被傳銷頭目用來營造氣氛拉人入夥，被戲稱是「傳銷神曲」。

而隨着網絡帶貨的大行其道，這首歌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成為「帶貨神曲」，因為主播們總將「家人們」掛在嘴邊。雖說是見怪不怪，而筆者古板，每每聽到這種稱呼都不免一身雞皮疙瘩。

改革開放前，內地用的最多是「同志們，朋友們」，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女士們，先生們」漸漸多了起來。電商、直播、帶貨等興起後，稱呼越來越花哨。網購時，開口閉口就是「親」。原本愛人戀人之間的親密稱呼，變成普通人打招呼的基本社交禮儀。直播的主播，不管鏡頭前是樞腳大漢還是「臉基尼」大媽，一口一個「寶貴們」，膩得讓人反胃。

稱呼倒還是其次的。帶貨者將「家人們」發揚光大，天天以吐血價、跳樓價，賠本打折為「家人們」謀福利。可惜，各種假冒偽劣、以次充好的假貨，層出不窮，不少頂流主播都翻車入溝。「家人們」在他們眼中，不過是野蠻收割的「韭菜們」，赤裸裸的銅臭背後，哪有絲毫溫情。



逆水行舟八達通

最近看到新聞，說政府即將派發五千港元電子消費券，但參與的四間電子營辦商中，「一哥」八達通突然宣布，若以八達通領取消費券，則難以使用消費券於網上購物。這一舉措目的是為了杜絕市民通過「轉數快」，將八達通內的消費券金額套現。儘管有這樣冠冕堂皇的官方理由，但也掩蓋不了網購大潮之下，八達通「不進則退」的現狀。

最近在看世界史，在以電力大規模應用為標誌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雖然英國的整體經濟依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同一時期的美國、德國發展速度更為迅猛，此前英國一家獨大的局面被徹底打破。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派觀點就認為是在以蒸汽機應用為標誌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英國已經在蒸汽機上投入大量資本獲得「既得利益」，當新技術來臨時，因為舊技術依然在源源不斷地提供着利潤，所以不願意去嘗試去

改變，結果被後來居上。這樣的場景，不正是八達通的前世與今生嗎？

八達通曾是香港、亞洲乃至全世界電子支付的代表，乘車購物一啣即可，的的確確是十分方便。但八達通的定位似乎一直是代替硬幣等散錢，在小額零售時避免找贖的麻煩，也避免出門時攜帶硬幣的麻煩，根據這個定位，八達通始終是現金交易的補充，再如何方便，也沒有能取代現金的位置。而如今的內地，微信支付和支付寶的出現，已經完全代替了現金交易，讓出門不帶現金變成了一種常態。在此基礎上，微信支付和支付寶亦將規模更大的網上購物支付納入版圖，反觀八達通，還在原地踏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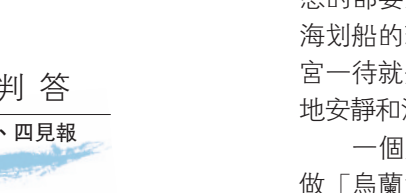


說到日料中最最樸實無華的角色，飯糰一定有姓名。但飯糰是一回事，烤飯糰可是另外一回事。前者如便當一樣兢兢業業，守護住學生和上班族的胃，每次跟時間賽跑，它總能悄然出場為你解憂，甚至都不用刻意抽出時間，就可以實現溫飽自由。可後者就截然不同了，就像名門望族裏的浪蕩公子，跟規規矩矩的兄弟們南轅北轍，定要有酒有肉有心情，才肯探出頭來耍一耍，可偏是這樣也有人愛，越不走尋常路，越容易被關注。

記不清是第幾次吃烤飯糰，可每次只需一口，記憶中的興奮和熱鬧就全甦醒了。這大概是最環保的熱鬧，就算一個人、一隻糰子也能咯吱作響，偶爾跟牙齒切磋一下技藝，心滿意足地離去；而這份興奮，就更讓人惦念了，親眼看着噉噉的飯糰變成渾身都散發出光澤、香氣蹦出外殼的尤物，即便之前不是醜小鴨，現在無疑也可稱作美天鵝。最驚艷的是那一咬，酥脆的外殼帶着鍋巴的厚度，用米香天然抵擋住所有不懷好意的張望，需畢恭畢敬地咀嚼，才有資格入場。

吃烤飯糰，是可以讓人心情變好的。每一次外脆內軟的口感，都在一次邂逅後再遇到驚喜，別管裏面是金槍魚、梅子，抑或是芝士炸蝦，都能飽滿得「自成一派」。如果配上湯或酒，簡直完美。所以在居酒屋點烤飯糰，是真需要勇氣的，一定要帶着吃過之後還不忘串燒的覺悟，否則一開始就被抓牢，難保不會倒戈。當然，飯糰好吃，米是關鍵，絕非泛泛之輩，最理想的選擇是秋田小町混合高甜度的越光米，才是用料講究也最適合煎烤的。在出爐前塗上薄薄一層味噌醬，內外應和着，不知不覺已經流連忘返。

也許，烤飯糰的反差萌，就是食客們最珍視的地方吧。



「機翻」與「手作」

我常到北京王府井的「涵芬樓」（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書店）閒逛。每次去，都在漢譯名著那排，看看新譯中是否有我感興趣的，也找找有沒有版本老而書價廉的「漏網之魚」，如有發現，必收入囊中。經年累月，家裏有了一小排黃綠藍三色「漢譯名著」。說老實話，有的十分艱深，讀過也是半懂不懂。

當年，商務印書館決定出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時任總編輯陳原的發刊辭說，「通過這些著作，人們有可能接觸到迄今為止人類已經達到過的精神世界」。那一年，是一九八一年，到今年正好四十周年了。這套書出到現在，想來也有大幾百種之多了吧。二〇二一年，有許

多歷史事件值得紀念，這應算一樁。

讀書時，上專業外語課，授課老師當時正在翻譯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會》，便以若干章節為教材，師生七八人你一句我一句，邊讀邊翻，興味盎然。後來，此書納入了「漢譯名著」出版。十多年前，我在西北鄉鎮工作，為緩解下班後的無聊，起意翻譯公共衛生學家伍連德先生的自傳。這本傳記從東北抗擊鼠疫寫起，極富文學性，但翻起來很難，勉強譯了兩萬字，擱下了。過了幾年，發現出了中譯本，於是，生平唯一的翻譯嘗試無疾而終。

譯者好比轉化插頭，讓不同文明得以交流，如嚴復的「嚴譯」、林紓的「林

譯」，澤被後世。但譯書是一項艱難的事業。魯迅先生有一首小詩：「可憐織女星，化為馬郎婦。烏鵲疑不來，迢迢牛奶路。」其中的「牛奶路」就是批評譯者對「銀河」的誤譯。

前不久，因翻譯起過一場筆仗。批評者認為《休戰》「機翻痕跡嚴重，糟蹋了作品」，譯者卻說並非機翻。拋開事件本身不談，當下機器翻譯的水準確已很高。今後或許會有一種書註明為「人翻」，就像今天人們對手作之物總是高看一眼一樣。而當精神領域的事被分為「機器」和「手工」，自有文明以來之最大分野便也呼之欲出了吧。



你「躺平」得起嗎

網絡的新詞新語，是內地生活某時期的反映。今年最火的網詞，一是「內卷」，一是「躺平」。今天只說躺平。

描述生活狀態的網詞最易引起共情。中國固有詞語多可表達不同的生活形態，但網詞更俏皮生動一些。如把「倦怠慵懶」稱為「葛優躺」；如「不愛出門」偏叫「宅家」，隨之生出「宅男宅女」；「相貌俊俏」則叫「顏值擔當」……描述年輕人不出謀生靠父母養活的「啃老」網詞，傳統詞語還真難找出比它更傳神的。

「躺平」剛出現時，只是指生活狀態，即不想被內卷，不想去拼搏，不想去奮鬥。還有解作不再熱血，對追求成功反

其道，取「妥協放棄」姿態。又解作無論外界對自己有何反應，內心都平靜如水。激烈一點的解釋是不想同邪惡現象同流合污、沆瀣一氣。什麼意思要視使用的語境。

連英文媒體也報道了「躺平」現象，英文詞是lie down。

「躺平」族在西方社會早已有之，日本稱「低慾望」族，英國稱「尼特」族，美國稱「歸巢族」。「躺平」一詞更易明、形象。

「躺平」的代表作，記憶較深有兩篇，一是內地影視拍攝基地橫店的群眾演員寫的。他平時足不出戶，就在家裏睡覺或做各種瑣屑家事。沒錢花了就到橫店兼

職演員，工作與生活狀態完全一致，多演死去躺平的群眾。積攢起數日生活費後，又回家躺平。另一篇是上海一對丁克夫妻的文章，自爆一年生活費是二萬。除描述躺平的生活狀態，還介紹了購物的各種節省方法。

這些人都有房產，可見祖上也非赤貧，自己也或有過拼搏和資金積累。有了房子只花個吃喝錢，則是豐儉由人，有條件「躺平」。

還在為「有瓦遮頭」去打工的，手停口停的，「躺平」得起嗎？



《癲佬正傳》

小時候在電視看到很多黑白粵語電影，俗稱為粵語長片，至到我的年齡稍長，該類電影已被戲謔為「粵語殘片」，主要在非黃金時段播映。雖說是「殘片」，也許畫質及聲音出現殘缺，但是其拍攝手法及主旨卻屬於高質產品。事實上，香港近年已對該等舊電影積極研究及修復，保存下來成為香港的文化資產。

直到現在，本地各家電視台已經鮮有在直播時段播放「粵語殘片」，換來的是年期相對較新的「港產片」，觀眾不用上網搜尋，偶爾都能在電視重溫精彩電影。就像最近某個星期日晚上，我觀看了一九八六年拍攝的《癲佬正傳》。

《癲》是爾冬陞導演的處女作。記憶中，爾冬陞曾在武俠電影擔任男主角，我亦看過他演出的《三少爺的劍》，角色風流倜儻，不知怎地他後來出任了導演，更拍攝非娛樂性的題材。《癲》是一齣不折不扣的實況電影。男主角是社會工作者徐Sir，由他引領初入行的女記者探問多位精神病者或康復者的生活狀態，由此反映社會對精神病人的歧視，以及對康復者欠缺支援。當年我曾在電影院觀看《癲》，但是年代久遠，記憶已經模糊，最深印象就是末段精神病康復者阿全拿着菜刀，闖入幼兒園。阿全血流披面地望着小孩子們上課，老師設法讓小孩逃生，但最終也是悲劇收場。

「海親節」奏響維奧爾琴

每年端午當日我國多地都有傳統賽龍舟的習俗。無獨有偶，在每年端午前後，慶祝「耶穌升天節」的大型遊船儀式均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上演。這一延續千年、曾象徵威尼斯共和國海洋統治的節日被定在復活節後的第四十天，因此每年日期不定：不早於四月三十日不遲於六月三日。慶典當天有一個「海親」儀式，由威尼斯總督乘坐其訂製的華麗禮舟從總督宮碼頭駛向大海，向海中投入一枚神聖的戒指以示「與海結親」，由此也被稱為「海親節」。這一盛大節日曾是十八世紀威尼斯著名城景畫家卡納萊托最鍾愛的創作題材之一，他留下了從多個角度呈現節日華麗盛大場



《禮舟駛回總督宮碼頭》描繪了晴朗的「海親節」儀式上載着總督的返航禮舟即將在聖馬可碼頭靠岸的一幕。卡納萊托選擇了坐在貢多拉船上的視角，遠景處多個「水城」地標性建築如聖馬可廣場、聖馬可大教堂、鐘樓和總督宮悉數出鏡，對所有建築細節的精緻勾勒凸

洲，鑒於其作品在家鄉威尼斯的風靡程度，與他同時期生活在「水城」、比前者年輕近二十歲的後輩卡納萊托不可能從未耳聞其樂曲。本張《維瓦爾弟：維奧爾琴協奏曲》不僅通過古樂還原了畫中情境所流行的真實聲音，還實現了兩位同時代威尼斯畫家和音樂家老鄉的「另類聚首」。

（「碟中畫」《維瓦爾弟：維奧爾琴協奏曲》／《禮舟駛回總督宮碼頭》）



西裝，黑白相間的細格紋，平添了幾分年少的自信；眉宇間流露出短暫的輕鬆歡愉和少年煩惱的複雜情緒。其實，我不知道的是，從北京到東北的父親，遇到了事業的種種不順，變得沉默寡言。直到那年冬天，忽有一日夜晚溫書，倦了，把相片從玻璃板底下取出來細看，才發現相片背後有一行遒勁的字：「少年心事當拿雲」。那一刻，我一下子體會到父親的良苦用心。

一晃我已人到中年。但每到一些節日，我總會將這張相片發在朋友圈裏。不知情的朋友，發來信息調侃我「炫耀人生的巔峰顏值」。

而我，卻無數次在那影像與記憶、表達與思想的交織裏，汲取着前行的力量和溫暖。

每個人都有自己珍藏的人生影像。當我們凝視或是回味，內心裏一遍又一遍描摹和撫摸的，不僅是難忘的瞬間、情感的銘刻，更有真實的生命與愛。

